

我的抗癌实录

—死里求生亲历记述

李韦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李章著

我的抗疟六年錄

一死裏求生就歷記述

洪春壁



(苏)新登字 007 号

我的抗癌实录——死里求生亲历记述

作 者:李 韦

责任编辑:余 凡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25 插页 3

字数:140,000 1993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630-8/I·608

定 价:5.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李韦，江苏无锡人。1929年11月生。1955年由台湾至美国留学，入加州圣地亚哥海军学校“电传通讯”专科深造；毕业后，辗转菲律宾、日本回归祖国，先后曾在交通部海运总局、新港船厂等单位工作。现为高级工程师、天津市政协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

目 录

序 一部光荣的战史	[台湾]洪荒
自序	
第一章 癌症悄然来临	(14)
右腋下面,发见肿块	(14)
针吸检验,诊断病情	(16)
炎乎癌乎? 莫衷一是	(19)
西药无效,肿瘤扩大	(21)
手术室前,道听途说	(23)
命运多舛,死不瞑目	(25)
第二章 面对恐怖的癌症	(27)
确诊恶性淋巴瘤	(27)
哀痛欲绝写遗书	(29)
住医院要托人情	(31)
似将了结此一生	(32)
面对现实,带来希望	(33)
化疗放疗,交叉医治	(36)

第三章 手术切除前前后后	(39)
“不治之症”?	(39)
病急乱投医	(40)
壮士倚病床	(42)
感谢方大夫	(44)
电刀嘶嘶响	(45)
生死何足畏?	(48)
金老的微笑	(49)
“神水”能治癌?	(49)
病友羽化去	(51)
第四章 病中领悟人生	(54)
一切听天由命	(55)
“神水”并不见效	(56)
病房何出恶声?	(58)
人生雪泥鸿爪	(59)
中西双管其下	(60)
平生扪心无愧	(61)
冷静面对现实	(62)
第五章 艰苦撑持绝处逢生	(65)
侥幸拖过了一年	(66)
再度求助於化疗	(68)
心底无私天地宽	(68)
治癌处所均走遍	(72)
化解困难及时雨	(73)

第六章 江南春色好治病	(75)
贫贱夫妻百事哀	(76)
重返金陵偿宿愿	(78)
江南春色益病体	(80)
缅怀昔贤访圣地	(82)
母子重逢骨肉情	(84)
第七章 游子抱病返故乡	(87)
回到母亲的怀抱	(88)
减半服药新尝试	(88)
悲喜交加见老父	(90)
鼋头渚上感怀多	(92)
第八章 上海求医欣逢故旧	(96)
企望针灸带来生机	(96)
故旧重逢细说往事	(99)
乐天知命心境坦然	(103)
第九章 治病之道在於平静	(105)
疏散心境消去积郁	(105)
平静哲理有所领悟	(108)
无名高烧，是祸？是福？	(108)
秋高气爽畅游杭州	(111)
从钱塘龙井到苏堤	(113)
无锡赏桂一大乐事	(114)
天津复查现新希望	(115)
新春岁暮倍增感触	(116)

当年旧友不幸病故	(119)
第十章 抱病登临泰山	(121)
遥登泰山偿宿愿	(122)
东岳之巅近天庭	(124)
再返宜兴养精神	(126)
对河农民娶妻难	(129)
太华山区寿星多	(131)
心旷神怡登九峰	(132)
第十一章 满腹心事宜宣泄	(135)
“赛金花”惹火江青	(135)
恩爱夫妻遭拆散	(137)
敞开胸襟写我心	(139)
“茶花女”痴心若此	(141)
调节心境靠文学	(142)
第十二章 走在历史的路上	(144)
我又投入母亲怀抱	(144)
骑自行车畅游溧阳	(146)
石狮庵内清泉涌现	(147)
龙马相斗伏地成山	(149)
浓郁桂香助文思	(150)
第十三章 了却旧愁到海滨	(154)
善恶到头终有报	(154)
风情亲情细无声	(155)
海外旧友慰我心	(158)

癌症病人谈癌症	(160)
今后不用化疗药	(163)
落实政策解心结	(164)
东临碣石海天阔	(166)
第十四章 会诊鉴定获信心	(169)
朋友的启迪	(169)
山水文学可却病	(171)
温情乃灵丹妙药	(172)
养病方法获肯定	(174)
太湖疗养偿宿愿	(176)
第十五章 内心冲突可致癌	(179)
不胜悲怆悼病友	(179)
致癌原因新探索	(184)
太湖山水润我心	(186)
中秋泛舟游太湖	(188)
第十六章 友好切磋见识多	(190)
医病功夫在医外	(191)
育妹自海外来信	(193)
中医重精神因素	(195)
求知欲激励人生	(197)
军嶂山龙寺探古	(198)
马山吴越古战场	(201)
金老来信大鼓励	(203)
第十七章 总结抗癌经验	(206)

养病在於平心静气.....	(207)
徜徉山水能创奇迹.....	(208)
解开心结始有转机.....	(209)
诗文记述发抒感情.....	(211)
免疫功能庆幸恢复.....	(212)
第十八章 人间重晚晴(上)	(215)
世情友情亲情.....	(215)
“以文会友”友情浓.....	(217)
海外文章缘.....	(221)
忆麦老.....	(223)
怀徐铸老.....	(226)
吴氏三兄弟.....	(228)
第十九章 人间重晚晴(下)	(232)
难忘三春晖.....	(232)
做想做的事.....	(235)
记洪荒兄.....	(236)
老妹子的一片情.....	(240)
小妹患癌后的心意.....	(244)
最大的期望.....	(248)
附 录 我的人生缘	(250)

序 一部光荣的战史

〔台湾〕洪荒

本书作者李韦，与笔者系莫逆之交。我的故乡，是云贵高原毗邻全国第一大瀑布的安顺。1942—1943年间，我在安顺中英庚款董事会所创办的黔江中学念高中。一天在课余活动中遇到一位小学弟，既英俊又活泼，由於我们兴趣相投，爱打乒乓球，爱下围棋，因此经常碰面。慢慢我就知道，他姓李叫玮书，江苏无锡人。由於日寇入侵，故乡沦陷，故随家来此。

黔江中学毕业后，我去重庆读政大，遂与玮书分手。1945年，日寇入侵黔南，我即参加青年军，编入二〇一师，在四川壁山受训。一天，在营区附近，发现有人和我打招呼，近前一看，见是玮书，不禁喜出望外。他告诉我，由於日寇迫近贵阳，故举家再迁壁山。抗战胜利，

我复员复学，他一家也返回其故乡无锡。分手时，玮书请我於其纪念册上题字，我所题的是：

风云聚会事真巧，
萍水相逢缘最奇。

我复学后，随校还都南京，玮书一家也回到了无锡。南京无锡，相去不远，于是我们又有机会时相过从。

1947年的某一天，玮书忽然到南京来找我。他说：“以后我不叫李玮书而叫李韦了”。我知道，他当时正在常熟中学念高三，对於他的改名深以为奇，於是戏问：

“摘下了玉佩，抛下了书本，你想干甚么？”

“我考取了海军军官学校，最近就要去青岛报到。”

以当时一般青年对前途的取向，高中毕业一定上大学，除非程度差或家境有困难。可是李韦家境富裕，成绩又好，竟作了这项选择。

“行行出状元，我不反对你的选择。可是伯父……”

“想来爸爸也不会不同意，”他加强语调：“我所以作这项选择，我觉得中国要强，第一要有强大的新式海军。”

就这样，玮书改名李韦去了青岛。

1948年，我大学毕业，李伯父爱屋及乌，推荐我到江苏省金山县政府去工作。我到金山工作一年，工作顺畅愉快。但是，由於这一年中，大局骤变，特别是徐蚌会战之后，人心惶惶，我乃决心东渡台湾。

兵荒马乱中，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和韦弟相见了。但想不到，在凤山一个偶然机会中，我们又再度碰头。韦

弟告诉我，海军官校自青岛迁厦门再迁台湾，目前校址就在高雄的左营。我当时在凤山军中，左营凤山，近在咫尺。老友重逢，其乐可知。以后，凤山、左营、台北，都常有我俩的身影。但至 1955 年，韦弟赴美留学，我则考取外语学校，一分手彼此又失去了联系。直到 1988 年



洪荒(右)，台湾著名国画家、作家，1980
年赴大陆探亲时与作者合影于北京故宫

6月27日下午5时，突然接到李韦弟的一个同学的电话，才知道他人在天津。

1988年底，政府宣布可赴大陆探亲。二姐传玉，今届七八高龄，是我大陆唯一健在的亲人，彼此取得联系后，我遂积极策划大陆之行。此行有两大心愿，一为返故乡看二姐，另一即为去天津看韦弟。

1989年4月，我与内子飞往贵州，在家乡与二姐及亲友相聚了十二天，即转机飞北京。三十多年不见，韦弟仍然热情如火。我原以为他已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但端详之下，他不但没有消瘦，反而较前富态不少。在北京逗留一周中，他大半陪伴着我。游颐和园，碧云寺，逛琉璃厂，大观园，上景山，登长城，他不但毫无疲态，兴之所至，甚且健步如飞。临别之际，我不禁问：

“奇迹，奇迹！你是怎么战胜癌症病魔的？”

“说来话长，不过总而言之，我的病情之所以好转，似以能看破生死，乐天知命；率性而行，随遇而安；游山玩水，以文养病有关。”

谈到以文养病，他有很独特的看法。他说：“写出心里的话，能得到内心的安适，而内心的安适，对促进健康有意想不到的功效。”基于这种看法。若干年来他不断有文章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死里求生中，他竟陆续写成了一部洋洋几十余万言的抗癌札记。

长年积郁，是韦弟罹此恶症的主要原因。有此遭遇，就其个人而言固属不幸，而就国家民族而言，亦是一种令人心痛的损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终于战

胜了癌症病魔，写下了《我的抗癌实录》，这部书无异是一部光荣的战史。实录在医疗保健上极有价值，相信对於社会大众，定会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韦弟之於朋友，其热情与真诚，凡与之相识者莫不深具同感。我与他不过萍水相逢，但他對於我的关爱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去年北平相见，我除为他战胜病魔重获健康庆幸而欢呼外，临别成诗一首，题为《挥别韦弟》以志内心感受。诗云：

浩浩银河里，茫茫人海中。
数番邂逅缘，十成造化功。
关山万里隔，灵犀一点通。
明日又天涯，何时再相逢？

1993年春序於台北爱梅轩

自序

我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早在 1955 年初，我由台湾去美国加州海军学院进修船舶电气专业，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怀着无限憧憬。是年七月以后，我终于决心不返台湾，选择了回归祖国大陆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经历了半年多的艰辛曲折，转道菲律宾、日本于同年年底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受到了各方热情的欢迎和关怀。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浩劫中，生活坎坷，经受折磨，精神抑郁。在此过程中，我患了高血压心脏病；1977年年底，又发现患淋巴癌，至今已度过了十六个春秋。

患癌之初，只感觉右肩腋下的淋巴结肿胀。开始时不以为意，以后淋巴结逐渐扩展，形成大的肿块。经天津人民医院（现天津肿瘤医院）病理切检，确诊为“弥漫性淋巴母细胞型淋巴肉瘤”（病理号 98758）。以后开始

住院治疗。这时的腋下肿瘤，在短短两个月中，已增长得和鹅蛋一般大，触摸起来，坚硬如石，右臂抬举，也受限制。

自 1978 年 1 月，至 1979 年 3 月，我在医院进进出出治疗了一年多，其间共住院四次，经过化疗、放疗（钴 60 放射）和手术切除等各种医疗手段，另外还加上一些中药治疗。可说几乎用尽了所有现代科学的各种医疗方法，但腋下肿瘤总是消而复发。而且缓解期间甚短，尤其是在手术切除肿瘤后，只过了一个多月，肿瘤又在原病灶部位兴起。这时医院也别无良法，只能再用化疗药物来暂时遏止。这样做，也不过是拖延时间而已。尤其我的癌细胞这时对原用的化疗药物产生了抗药性，于是医生遂不得不改用第二线的药物来治疗——原先用的是 COP 方案，其后改采 CCNU 方案。

以上，是我住院治疗一年余、在 1979 年春出院时的情景。当时，身体虚弱，全身浮肿，血小板和白血球已大大降到正常值以下——血小板仅六万，白血球仅三千，肝脏也大受损害。由于肝功能的不正常，医生认为，我这时的身体，已再也经不起化疗药物冲击了。不过幸的是，肿瘤仍局限在右腋之下，未转移扩散。但为何未转移扩散，其理至今不明。医师依当时情况估计，我的病情照此发展下去，我的生命至多只能存活半年。我当时既清醒，又悲观，对于病况的好转，可说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